

3-129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中外古代戰史卷二

陸軍大學印

中外古代戰史卷二目錄

第二篇 中國古代戰史

第五章 漢晉隋唐對外之戰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兩漢之武功

其一、秦漢時代國內外民族之概況

其二、西漢武帝之雪恥政策

A、高祖及呂后之忍辱媚外

B、武帝聯合西域各國以困匈奴

(一) 平南方

(二) 遣張騫

(三) 滅朝鮮

(四) 大舉北征

中外古代戰史

C、匈奴衰微

其三、東漢明帝之決戰政策

A、大舉北征

B、遣班超於西域

其四、北匈奴遠徙

第三節 兩晉之戰績

其一、三國形成與鼎立

A、三國形成之概況

B、三國鼎立之概況

(一) 魏吳連合攻蜀

(二) 吳蜀連合對魏

(三) 司馬氏得志及滅蜀

其二、西晉武帝統一宇內之戰

A、稱帝

B、滅吳

其三、五胡坐大與亂華

A、五胡坐大之概況

B、五胡亂華之動機

C、五胡亂華之局面

D、五胡亂華之結果

(一)新民族之產生

(二)中外文化之交流

(三)促成江南處女地之開發

其四、東晉孝武帝敗苻堅於淝水之戰

A、東晉偏安及抗戰

B、前秦勃興與入寇

C、作戰經過

D、戰後結果

中外古代戰史 卷二目錄

中外古代戰史

第四節 隋唐兩代之武功

其一、隋之勃興及一統

其二、唐室遞興與平亂

其三、隋唐兩代征東之戰

其四、隋唐兩代平西之戰

其五、唐肅宗光復西京之戰

其六、唐之亡與羣雄割據

第五節 結言

其一、文武不分

其二、軍制優良

其三、經濟力強

其四、兵器精良

其五、政策開明

其六、崇尚人才

中外古代戰史卷二

第二篇 中國古代戰史

第五章 漢晉隋唐對外之戰

第一節 緒言

中國境內諸種族，自黃帝以降，即互相作不斷之大競爭，大奮鬥，迄秦漢之際，已生有兩種現象。（一）在內地者因華夷雜處，互爲主奴，至秦漢遞興之時，已混融一起，華夷不分，遂以漢族之名，揚威於國境之外。（二）在邊境者，因有人爲之境界（例如長城五嶺等）作畛域，故華夷之分甚嚴，於是種族間之衝突亦甚激烈。而此兩種現象直至晉朝又經過一番大競爭，大奮鬥，重作一次大混合，迄隋唐遞興，始告終止。前所謂漢族者，此時又加入許多異民族之新成份。但對外仍以漢族自豪。實際漢族一名詞已具有廣義性，不似漢晉當時之狹隘矣。

近世歷史學者，本諸上述之民族演進現象，將漢族分爲兩個時期而研究之，即所謂漢族增勢與盛勢兩時期是也。

（甲）漢族增勢時期：謂自太古自秦大一統之間屬於本期，當此期間漢族據中國北部地，經三皇五帝三代之治世，而中央集權之基礎，逐漸鞏固。及秦始皇出，遂建立一統之政治。要之在此

時期漢族勢力漸增，時與塞外諸族競爭，故姑名之曰增勢時期。

(乙)漢族盛勢時期：自秦一統至唐之亡，凡一千一百年間是也。漢族在秦漢時代，實凌壓塞外諸族，雖在五胡十六國之際，尙能與異族頡頏，及隋唐遞興，又大拓版圖，故謂之曰盛勢時期。

自唐以降即進入蒙古族抬頭時期，直至歐力東漸，始告一段落。而中華民族之名稱，遂重新出現於世界舞台之上。至於該名稱是否能獲得世人稱贊，則下尙以頭顱及熱血在爭取中。不過吾人應知凡一民族之取得獨立生存權，及在國際會議席上有發言權，皆係由戰爭優勝上得來，除此之外皆不足使人欽敬畏服。吾人既常以漢族自豪，茲特將漢族揚名於海外之由來，作簡單之介紹如次；

第二節 兩漢之武功（參閱附圖第六之▲）

其一、秦漢時代國內外民族之概況（參閱附圖第五其四）

中國四境之種族，自戰國七雄出，遂將其進占中原之企圖完全打破，在此時代，由於燕趙強盛，勢不可侮，北狄之族，除一小部分在中國境內建立一個中山國外，其餘大部分皆退去中原，重返回蒙古地方，迄進入秦漢時代，遂以匈奴之名聞於中國。

在戰國時代，秦國崛起於陝西一帶，秦原爲戎族之一，故秦興以後，西方諸戎，遂融混於秦族之中。其餘諸羌則以秦國堵塞東進道路之故，遂轉而南徙川北或西入新疆。其大部分始終盤據於甘肅青海一帶，遂以先零冉駹諸部之名聞於中國。

在西南由於楚國強大，將羣蠻百濮北進之路封鎖，於是羣蠻百濮遂停止於西南山岳地帶，乃以西南夷名稱，出現於中國歷史。

在東南由於吳越之編興，散佈於東南沿海百越之族，無法北進，遂於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沿海一帶，據守其固有地盤，及至秦漢之際，遂以東越，閩越及南越等名稱出現於中國歷史。

在淮、泗、齊、魯一帶之殷族，於戰國時代，已散爲齊楚之編氓。其在渤海以北者，亦漸次形成其自己之部落，至秦漢之際，遂以濊貊、扶餘、三韓之名，分佈於遼東及朝鮮半島。

關於塔里木盆地諸種族，在春秋戰國時代之歷史活動，史無所記，但由於山脈及河流之方向，及由社會進化之原理推之，於春秋戰國四百五十年中，此地諸種族亦必有發展。故一入秦漢時代遂以西域諸國之名，出現於中國歷史。

至於中國內部諸種族，若由縱方面觀之，則爲中國境內諸種族向中原移徙時所沉澱之歷史積層。如最古之第一層則爲諸夏之族與有苗之族；第二層爲殷族；第三層爲羌族；第四層爲狄族及

新羌族(秦)。此諸種族，常採取依序或同時之雜列，逐漸或一事走入中原，即使有退去中原者，亦必有大部留而不去。是以進入秦漢時代，遂構成一個甚厚之種族層。若由橫方面觀之，則中原諸種族乃當時中國境內諸種族之複合體。在此諸種族中，有者屬於蒙古高原系人種之夏、殷、光、狄族；有者屬於南太平洋系人種之苗、濮族。此諸族原來之風俗習慣皆不相同，例如羣蠻百濮則斷髮文身；西北諸族則披髮左衽。但是經過殷周二代之歷史融鑄，至春秋戰國即皆已同化，而進入秦漢時代，遂以漢族之名震於世界。所謂兩漢之武功者，即以中原已融混之種族(漢族)，對塞外尚未融化的種族，施行大掃蕩，大驅逐，大降服之謂也。

其二、西漢武帝之雪恥政策

A、漢高祖及呂后之忍辱媚外

匈奴一族，迭為北方患，當秦始皇時，雖使蒙恬遠逐於塞外，但秦末擾亂，漸歸塞外，移入內地，勢轉強大。匈奴君長號曰單于，亦即中國天子之義。單于之下有左右賢王，匈奴之制，設官必置左右，左官治東方，左賢王為之長；右官統西方，右賢王為之長。右賢王居上郡(陝西膚施縣)之北；左賢王居上谷(今綏遠宣化東南)之北。而單于庭在其中間，當代(今綏遠蔚縣)與中(今綏遠歸化城西)之地。

漢初匈奴之爲憂于者名冒頓，有武略，富野心，弑其父頭曼即位，東破東胡，西却月氏，大拓疆土，乘勢屢侵今山西陝西之境，諸王侯之叛漢者亦亡命依匈奴。漢高祖以械鬻精銳之師，北征匈奴，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反大敗而還。高祖自是不復與匈奴爭，厚歲幣，通婚姻以羈縻之。高祖以後未嘗一改政策，匈奴乃益輕漢。

呂后聽政之際，匈奴竟以書辱呂后，后忍辱受之，文帝景帝之際，屢寇北邊，及冒頓死，老上嗣爲單于復大破月氏奪其地。於是匈奴屬土，東自朝鮮，西抵西藏之間，天山南北南路諸國，亦皆屬匈奴。老上死，其子軍臣嗣爲單于。其時適值漢武帝出，欲雪以往忍辱之恥，遂於中國歷史上留下最偉大最光榮之一頁焉。

B、武帝聯合西域諸國以困匈奴

高祖以後屢惠，文，景三帝力傳而至武帝即位。武帝承文帝勤儉之後，國庫充實，又承景帝裁抑諸王之後，帝權強大，且武帝又有雄才大略，於是內興學術，以促進民智，外征諸國以雪含垢忍辱之恥，兩漢之文治武功，亦以武帝朝最爲昌盛，惟武帝之欲征伐匈奴，乃先由平南方，遠張蹇通西域，滅朝鮮，最後大舉北征之順序作起，亦爲最有價值之一種戰略，茲分畧述之如次：

（一）平南方

甲、東南之役

春秋戰國之際，江南諸地皆爲蠻夷窟宅，楚吳越諸國，其民多非漢族（指狹義之夏族而言），故當時頗爲中國所排斥。及秦始皇統一天下，始略取今兩廣安南地，開郡置吏，隸屬中央。秦亡時，南海郡尉趙佗，乘楚漢之爭，中國擾亂之際，遂併有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王。及高祖得天下，冊之使安其故土，武帝時，佗死，其孫趙胡承嗣爲南越王。

南越之北，福建之地有閩越，更北浙江之地有東甌，閩越王無諸及東甌王搖，爲越勾踐後，皆受漢封爵，吳楚反時，東甌王從吳，及其敗亡，及殺吳王濞以謝漢，濞子駒亡入閩越，說其王使擊東甌，以報父仇，東甌王避其鋒率國人徙於江淮之間。

閩越以北破東甌，乘勢南伐南越，南越王胡請救於漢。武帝發兵討閩越王，其弟余善殺王以降。武帝賞余善功，以爲東越王，給以東甌故地，別立無諸之孫丑爲越王，使領閩越，事始平定。時紀元前一三八年也。

以後南越王胡死，至其孫興嗣位，以年少故，太后預政。后有淫行，國人不服。太后欲賴漢威以固其位，勸王內屬於漢。國人不悅，遂殺王，太后及漢使者以叛。武帝復出兵滅南越。東越王余善密與南越通，及南越亡，恐被罪，遂舉兵反，已而服誅。於是東南悉平，時爲紀元前一百

十一年也。

乙、西南之役

漢時西南即今四川貴州雲南三省地。夙係羌族（圖藏族）南太平洋系人種（印度支那族）蕃殖其間，各戴君長，不屬中國，至戰國之末，秦平巴（今四川重慶附近）楚亦降滇（今雲南昆明附近）。及秦一統天下，乃於四川雲南置吏治之。秦亡時，其地多復爲化外之區。武帝時有唐蒙者，就蜀中商人，知蜀之南有夜郎國，請於帝通之，說使內屬於漢。時紀元前一二九年也。

其後張騫自西域還，頻言田蜀通身毒（即印度）之便。武帝因令騫等自蜀夜郎往身毒，爲蠻民所阻，路不得通，然得達於滇，自因說之，使通漢，是武帝益注意西南。及征服南越，遂席餘威，降服邛（今四川邛崃），犍（今西康漢源），冉駝（四川松潘）等諸蕃族。時紀元前一百十一年也。

（二）遣張騫通西域（參閱附圖第六之A其一）

武帝欲伐匈奴以雪前恥，從將軍王恢之建議，欲誘軍臣單于襲擊之。謀洩。軍臣益怨漢。於是與左右賢王合兵，頻寇漢之北邊。武帝命李廣衛青等諸名將，發大軍破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時紀元前一二七年也。武帝先是聞西城月氏被匈奴逐，以後復建國於西方，勢頗強大，乃

欲與盟，使夾擊匈奴，終紀元前一三九年遣張敖使月氏，此實爲漢與西域諸國交通之始，若探究交通之目的，則爲夾擊匈奴，武帝之戰略着眼實爲空前之壯舉也。

甲、西域諸國沿革概況

紀元前三三四年希臘亞歷山大帝東征（參閱第三篇第一章），出入亞細亞，滅波斯，征印度，建大帝國。未幾，患熱病，死於巴比倫。其部下勇將式里幼加司（一譯塞留孤）自立爲敘利亞王，統治亞歷山大所征服亞洲之地，即條支國是也。其孫安條孤二世時，國威頓衰，其屬地巴克達尼亞之省長體我朱者獨立，建巴克達利亞王國，據阿母河南岸之地，是爲大夏國，時紀元前二百一十年也。

紀元前一四八年帕其亞，盡據有波斯舊境，背條支，立亞薩克爲主，所謂安息國是也。安息與大夏同盟屢破條支，大拓領土。後亞薩克四世時，更與大夏戰爭破之。大夏以前徵服北印度二時，強國之稱，然因敗於安息之役，國勢頓衰。當此之時，月氏被匈奴所逐，自東移徙其間，征服大夏，遂主其地。

月氏蓋諸羌之裔也。秦漢之際，奄有河西（今甘肅蘭州以西）之地，勢頗強大，時斯受匈奴之侵，及冒頓爲單于，月氏頻敗，老上單于時，更大敗，其國王竟殺於陣。於是月氏餘衆西竄徙走？

南據伊犁地方之塞種，伐而据其地。當月氏威振河西之時，其鄰國烏孫，頗為所蓄。故月氏西走時，烏孫王昆莫者，欲報前怨，乞以伺援兵赴伊犁以破月氏，更於其地建烏孫國，兵勢漸振。月氏既為烏孫所逐，南移於阿母河之濱，臣服大夏，建大月氏國，時紀元前一二八也。當月氏被逐於烏孫，塞種復被逐於月氏，遂遠徙於南方，略罽賓之地，罽賓即今北印度克什米爾也。

總之當武帝時葱嶺之西大國凡四：（一）條支，（二）安息，（三）大月氏（四）罽賓。大月氏之北有大宛國（今費爾干附近），更北有康居國（西伯利亞之吉利吉斯草原地），康居東南，大宛之東，為烏孫國（今新疆伊犁地），烏孫東南，匈奴之西，小國棋布凡卅餘國，其較大者有疏勒，于寔，溫宿，龜茲，焉耆，姑師，樓蘭諸國，皆臣服匈奴，匈奴置僮僕都尉監之。

乙、張蹇出使西域之概況

張蹇漢中人，武帝時為郎。是時武帝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惟無與國以達其共擊之願耳。時武帝方欲滅胡，一聞此言，即欲遣使，祇以道經匈奴國境，必須能幹之士，方能勝任。於是乃募能使者，蹇為一富一冒險性格之人，即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人胡奴甘父者俱出今甘肅省，經匈奴境以往。時紀元前一三九年也。

匈奴得蹇，遂詣單于，單于留蹇，並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

我通過乎？」遂留塞十餘載，已娶妻生子矣。然塞持漢節不失。侯匈奴監視稍懈，遂與其屬逃往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

大宛聞漢當強，欲通不得，見塞大喜，問曰：「若欲何之？」塞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乘間逃出，仍擬往。王德使人引我至月氏，返漢後，必賂王許多財物，則王素日之所願者，皆可以坐得矣。大宛以爲然，遣塞，爲發導駟抵康居，康居送至大月氏。

大月氏自老王爲匈奴所殺，即立其太子爲王。今既臣侍大夏而居，且地肥饒，少寇警，已不復好攻戰，又以距漢太遠之故，殊無報胡之心。塞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一年餘乃還。塞原擬由今之柴達木盆地歸國，但途中復爲匈奴所得。又留一年，會單于死，國內亂，始偕胡妻及胡奴甘父逃出歸漢。漢拜塞爲大中大夫，胡奴甘父爲奉使君，以酬其功云。

張塞爲人強而有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幾忘種族之別。胡奴甘父故爲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頗適於探險之任，塞偕之，不啻爲有一力之護法。初塞行時百餘人，去十三年，僅二人得還，張塞本身所至者爲四國，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其所未至之國，亦具爲武帝言之，武帝益重其能。

古朝鮮地，大約當今遼寧省之南部，西自遼河，東抵大同江附近。其北部有肅慎族蔓延其間，東方一帶之地，有諸韓族蕃殖而居。古朝鮮人盡屬通古斯族，似在最遠時代，自北方移居於是地者。嗣後周武王滅殷，殷王族箕子與國人五千遠避居朝鮮，遂於其地爲王，自是子孫相繼，君臨斯土。

當西漢初葉，箕子之裔箕子君朝鮮。燕王盧綰亡時，燕人衛滿者，率國人千餘赴朝鮮，遂襲箕子代而爲王。時紀元前一九四年也。衛滿既王朝鮮，頻征四方，其勢轉盛。其孫衛右渠與漢武帝同時，情勢不服漢，且拒近鄰諸夷族之朝漢者。武帝大怒，遂發海陸軍並進，遠征朝鮮。於是東北之役以起，時紀元前一〇九年也。

武帝伐朝鮮係以樓船將軍楊僕率山東兵約五萬人，航渤海在朝鮮半島登陸，左將軍荀彘率遼東兵出遼東，由鴨綠江（古名俱水）右岸今九連城附近迫朝鮮郡城王險（今朝鮮舊義州城）。

朝鮮王衛右渠見漢兵已至，即發兵拒險，先破左將軍兵，次攻樓船將軍兵，皆以大捷開。漢軍幾失其所據。惟漢軍占絕對優勢，且武帝抱必得之志，故以軟困王險之戰法，使朝鮮內部生變。結局右渠被弑，朝鮮降服，遂夷朝鮮地爲四郡，即眞蕃，樂浪，玄菟，臨屯四郡是也。朝鮮既滅遂與朝鮮半島南部一帶之三韓接壤，故與三韓通，日本亦與漢於是時來往。時紀元前一〇八年

也。

(四) 大舉北征

武帝雖與大月氏訂盟未成，然屢舉兵攻破匈奴，紀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由隴西出兵伐匈奴西邊，降休屠及昆邪二王，進至天山之麓。後二年去病復大破匈奴，追之漠北。於是匈奴與天山南路諸國之道閉塞，勢漸蹙。漢乃收河西地，置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四郡。更自燉煌至輪台之間配置屯田兵，自是漢威漸及天山南路諸國。

當是時烏孫之勢強大，烏孫王昆莫曩日曾借匈奴兵月氏，據伊犁地方。及其得勢，無禮於匈奴。匈奴故與烏孫有隙，及漢破匈奴，開天山南路之道，張騫勸武帝與烏孫結婚，使夾擊匈奴。烏孫自是從漢與匈奴誓為仇敵。時紀元前一〇五年也。

武帝既與烏孫同盟，更威服西域諸國，欲絕匈奴右臂，以姑師樓蘭二國，屢辱漢使者，乃命趙破奴王恢等擊破之，尋又以大宛國背漢命，不貢名馬，遣李廣利伐之，殺其王。於是西域諸國震懾，先後納貢，漢威大張於西域。

武帝之後，昭帝宣帝間，傅介子，常惠，鄭吉，馮奉世輩，頻建功西域，天山南路諸國，悉降服於漢，漢宣帝於紀元前六〇年以鄭吉為西域都護，監臨南道諸國。